

# 在國際接軌趨勢中如何鞏固中國語文的學術語言位\*

杜祖貽

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及  
美國密西根大學研究院

## 壹、國際化、全球化與西化

近十餘年來國際形勢變化很大，首先是蘇聯及東歐政權的瓦解，繼而是亞洲地區的進一步開放。這些轉變既促使各地經濟的迅速發展，也加深國際政治的相互牽制。因此「國際化」、「全球化」這些論調便不脛而走，影響所及，就連工商、科技、訊息、交通、文化、學術、教育等都以此為一時風尚。

當前我們所見是一片熱鬧景象：院校合作、國際交流等無不應運而生，正如今天的學術會議，大家都顯示出這種精神和活力。

「國際接軌」已成為熱門課題。在這所謂新紀元時代，人人都走出家門，爭取進步繁榮的利益，也促使國內學界加速步伐，一應投入世界發展的主流。

所謂「全球化」、「國際化」，其實就是以英美歐為核心的西方化。無論實質和形式，都是如此。數百年來，西方文化日益強大，這是不爭的事實。除了歷史因素和偶發因素不算外，西方文化在教育、科技、文藝、經濟、軍事等各方面的飛躍都是其興盛的主因。反觀中國文化幾百年來停滯不前，於是出現了「維新」、「西學」、「洋務」、「同文館」、「現代化」等改革呼聲。以事功而論，「西化」也好，「現代化」也好，「國際化」也好，「國際接軌」也好，如果能使國富民強，未嘗不是好事，不過，如果現代化必須以西方的價值和尺度為標準，必須以西方語文取代本國語文為學術媒介，那就會產生非常嚴重的後果。

## 貳、學術語言國際化所衍生的嚴重教育問題

須知道：盲目推行國際化或西方化將會造成全民在時間精力上的重大損耗，也將導致全民對自己的文化自信的消滅。長遠來說，這對我們中國人社會是非常不利的；因為

---

\* 本文是根據筆者在上海海運學院「第二屆科研績效定量評價國際學術會議暨第六次全國科學計量學與情報計量學年會」的演講稿修訂而成。

一般人以為：要達成現代化就必須與國際接軌，要接軌便必須投入大量時間和精力去學習外文。如此，中國人社會的教育制度便要從基本上作出調整：要騰出大量時間和投入大量資源去加強外語的教學。現在的趨勢就是在中小學階段中不斷增加外語課程。到了中學和大學，便要採用外文課本、用外語去教學、用外文做作業。到了研究院，還要向英美看齊：研究生須用英文撰寫論文，大學教師也非用英文去著述及在國外刊物發表不為功。總之，一切都以西方(特別是以英美學術主流的標準如SCI、SSCI等)作為評量學術成績的依據。

請討論下列各點：

一、西方國家，特別是英美加澳等英語系的國家，學生用於語文學習的時間和精力僅為中國兒童的小半，因為他們的母語本身就是國際學術語言，外文知識並非必須。如果他們要學外語，一般是選一種與英語頗可互通的西方語文(如法文、德文、西班牙文等)。反之，中國兒童的語文學習負擔非常沉重，因為除了要學習分量不輕的本國語文外，還要學習一種與本國語文並無關連的外文(如英文、法文等)。在不同的學習階段中，中國兒童用於學習外文的時數是很龐大的。以香港為例，一個學生從小學到中學上英文課的時數約為二千四百小時，再加上用英文去學習其他學科的時數，以及下課後自習英文的時數，十二年的學校生涯中用於英文學習的時數可達六七千小時。這與西方兒童用於學習外文不超過一千小時比較，每名中國學童須多消耗五千多小時的光陰去博取一門外文的起碼能力，這無疑是極大的付出。

二、西方兒童既不需太多時間去學習外國語文，他們便有較多時間去學習重要的學科及技能：如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應用科學、體育、藝術、音樂、哲學以至家政、電工、駕駛、木工、建造、修理等等。西方學童即使浪費了三千小時於遊戲，仍然比中國兒童多出三千小時的學習時間。因此西方社會的教育時間比我們充足；他們的學童自能得到較廣泛的技能和較深廣的知識，體格也普遍得到較良好的鍛鍊。

三、進入大學及研究院階段之後，二者的差異更為明顯。中國學者從大學生、研究生以至大學教授，用於外語學習、外文寫作、以及投稿外國等等活動上的時間和氣力，其消耗程度之大，實在難以估計。假如他們能把用於學習外文的大量寶貴時間，去從事科研、思考和直接的寫作，他們的成就必定大為可觀。設使愛因斯坦當年在瑞士專利局工餘的有限時間中，還要戰戰兢兢地用外文寫報告的話，他那五篇劃時代的物理學論文<sup>1</sup> 相信不能及時面世。

---

1 年僅二十歲的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1879-1955)於一九〇一年間在Annalen der Physik一連發表了五篇自牛頓以來最震撼科學界的論文，其中一篇為他於日後取得諾貝爾物理學獎，另一篇則奠定了相對論的學說。

### 叁、學習時間與精力虧損與強先弱後的教育讓賽

上文指出現行的國際化模式的先決條件是教育和學術語言的「易帥」——以外文（特別是英文）取代中文。可是，我們必須了解我們所熱衷的國際化政策的實際情況：這是一場既是從後追趕，也是一場弱者自動向強者讓步幾千個學習時數的不平等競賽。學習外文既是求進步的先決條件而非學不可，但同時又造成了時間和精力的大損耗，在這種「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情況下，我們究竟應如何為中國科研和教育走向國際化的同時，去解決學術語言的問題？

### 肆、國際接軌的幾種模式

上述的問題如果不能及早解決，中國的教育制度及語文應用將不斷走向西化，那麼若干年之後便會完全融入以西方為主宰的體系中，從此中文將失去其作為學術語言的地位。儘管我們炎黃子孫仍存於世上，但中國的語言和文化已所餘無幾，終必為西方所同化。

與會諸君都是學界名流、科研先進。對上面所談的問題想必亦有同感。為求進一步探討解決之方，茲再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與大家共商。

在西方大文化氣候籠罩之下，東方有兩個國家選擇了不同的適應策略，一是印度，一是日本。

印度在五百年前被葡萄牙入侵，後又淪為英帝國的殖民地。第二次大戰後雖然取得獨立，不過這個語言複雜的國家無法不以英語為國語。由於他們以外語（英語）為國語，其語文教育便成為教育的重負，教育的成效打了很大的折扣。印度的文教科技也因此而無法與西語系統的國家相比擬。數十年來，印度雖然產生了許多才智超凡的人物，但其國運始終無法振興。

面對西方文化擴張的優勢，日本人卻能果斷地決定：一面要保全其傳統文化的精粹，如藝術、宗教、倫理及語文等；另一方面又虛心學習源於西方知識和技能。對於自外國的知識和技術，他們必先經過選擇然後納入自己的系統中<sup>2</sup>，然後自行確定標準，把持主宰的機制。例如汽車科技是外來的，但豐田便要勝過歐美的產品；教材與技術是外來的，但東京大學的畢業資格必須媲美世界名校；科研情報是外來的，但書刊都是用日文印發的。就這樣，日本經過百餘年的不斷汲取外國之長，同時又建立其文化自信，

2 見安宅理惠著，《日本的教育國際化政策》。一九九六。美國密西根大學研究院博士論文。Rie Atagi, *Japan's Internationalization Policy in Education*.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Doctoral Dissertation, Ann Arbor, 1996.

即使是小國寡民，且在大戰中一度覆亡，但時至今日，不但稱雄東亞，還可傲視國際。

比較了印度和日本學術國際化的經驗，日本無疑是遠較印度為成功。

### 伍、必須加強中國語文的學術語言地位

中國的文教科技今日的處境，印度和日本兩國的經歷，堪為借鏡。全盤西化之無功，印度足為前車之鑑。日本則不然；既有保全國本的決心，又有後學先達的志氣。關於追求國際化的具體策略，筆者有下列建議：

一、利用當前對國際化的熱誠，立刻支援教育科研機構進行改良外語教學(特別是英語)的科學實證研究<sup>3</sup>，從而審定最有用的教材，設計最有效的方法，務求以有限的資源人力及時間，獲取最佳的外文教學效果。

二、不必驅策全國十三億人都去學通外文，因為無此需要。學而無所用，便是浪費。中國人社會如能訓練百份之十精通中西語文的人才，對科研、外交、政治、工商、貿易、旅遊等事業，當可應付裕如。一般人如能熟習基本外文辭彙語句(學習約一千小時)，便已足夠應付日常生活之需。

三、學習外文的教材須以準確、易學為原則。取材可遍及歷史、科學、哲學、社經等，而不應局限於文學。如此，我們除得到語文的能力外，並能學到西方文化的精華，一石二鳥，才可以稍補時間上的損失。

四、必須維護具有四千年歷史的中國語文的學術地位，同時盡量發揮中國語文的科研功能，公平承認以中文發表的傑作，為十三億中國人重建他們對自己語文的自尊和自信。我們相信這樣龐大的人口必有很多出類拔萃的人才，他們的中文著述，必將為外國各界人士所爭相譯讀。這樣，未來的所謂「地球村」才不致完全為西方學術所壟斷，而中國學術當能與之分庭抗禮。東西文化彼此交流，共存共榮，並為人類文明增添光輝。

五、中國的文教機構應立即全面發展中外文翻譯工作，把採自世界各地的最新知識和訊息，以最快的時間和最準確的文筆，譯成中文，遍供全國人民參考，藉以加強教育、提高民智。果能如此，則十三億的國人便可省回不少為外文而掙扎的時間，而可把寶貴的光陰從事於更有益的研習和訓練。這些翻譯機構也應將中國的學術科研及文藝的成果譯為外文，俾能流通國際。

---

3 香港中文大學自二〇〇〇年九月起進行一項跨越院校及科系的研究計劃，名為《應用腦神經認知科學去改良語文教學的方法》。研究人員包括教育、語言、醫學、心理、物理、生理、生物、工程等專家二十餘位。